



## 我是这个世界永远的行路人

■ 郝景芳

腾讯视频“星空演讲”曾邀约我做一场关于个人陈述的演讲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分享一些自己如何应对“失败”的经验。

很多人都会讲如何成功，但有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知道其他人如何应对失败。每个人都有过艰难的日子，在艰难中我们并不孤独。或许，终此一生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勇气挺过那些艰难的日子。

我有好几次喜欢上某个三十岁以后的明星，某个失意后出走的NBA球星，某个重新回到人们视线的演员，某个沉寂多年又遭遇风波的歌手。或许经过艰难时光的洗礼，一个人身上的浮华会被磨掉，才真正有生命的力量显现出来。

我今天聊一聊，当你追求一个梦想，总也不成功，该怎么熬过去。

我是一个作家，当然至今也不算是一个成功作家，只是

刚刚开始起步，获得过一两个奖项。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也不是“如何获得成功”，而只是“如何应对失败”的个人经验。

对于写作者，尤其是年轻的写作者，刚开始总是不容易的。

你可能也想写一部长篇，或者写一两个惊艳的短篇。也许是成为畅销书作者，有许多读者粉丝，转化为影视剧，成为超级IP。也许是更严肃的路线，希望赢得一个文学奖项，让自己的文字被世界各国看到，甚至流传千古，在书架上有永恒的套系。

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或者好不容易写完了，但是没有地方接收，或者好不容易发表或出版了，但是只印了几千本，没人注意。

所有的这一切我都经历过。

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写作投稿。研究生到博士那五六年里，我一边上学，一边在单人宿舍里默默写作投稿。那个时候，我也

曾经很羡慕有天赋的同龄人，当初有一些很年轻的女孩子，我很羡慕她们灵动的文笔。那段时间的投稿一般都是石沉大海，或被拒，我也像所有人一样沮丧。

第一本小说寻求出版的时候，曾经给很多出版社发过去，但是根本没回音，每天就在网上等消息。新人想出书总是特别难的，后来认识了一些杂志编辑，但也多次被杂志拒稿。

那几年里，我一直在反反复复纠结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自己会怀疑自己没有写好小说的能力。我拿自己写的去和我爱的作家对比，觉得自己写得远远不够好，但又不知道如何改进。

我曾经非常怀疑自己，因此想搜寻证明，每一次投稿都想证明：我到底有没有才华走这条路。这种情况下，写出来的东西会更紧张、更形式主义。最后没有好结果，就更沮丧。

后来是怎么走出这种沮丧

和自我怀疑的呢？

大概是五六年前的某一天，突然想：我这一年不给自己定任何目标了，不求发表，也不求出版，就暂时把所谓梦想扔掉一年吧。

就这样，突然不那么“上进”了，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。反而突然有一种明澈的感觉。卸下心理负担之后，我问自己：如果一辈子都不成功，还不想写作了？

年轻的时候，特别容易被“梦想”两个字鼓动，特别期望有一天“梦想实现”或者“成功”。

但是问我自己的那个时候我得出结论：哪怕一辈子都失败，我也还是想写下去。哪怕一辈子都只是写给自己的抽屉，没有“梦想实现”那一天，我还是想继续写写写。

这样子，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：失败不失败，其实不影响我走不走这条路。

我原来担心我没有才华走这条路，而我为什么要担心才华的事呢？其实是因为我心里记挂着成功，有才华能成功，没才华就失败。

那如果不求成功呢？有没有才华，能阻挡自己写作吗？

不能。写作不写作，主要因素是喜欢不喜欢。

如果喜欢做一件事，没有人能阻挡，有没有才华也不重要。

所以这就回到更本质的问题了：当你要选择做不做一件



透过文学，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和人心深处。我想把这种感动也带给孩子

事时，需要问问自己，你是喜欢这件事本身，还是这件事带给自己的“成功的期望”呢？

你的梦想，到底是一辈子做这件事，还是事业成功那一天，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自己呢？

如果是后者，聚焦其实是“自己”，就会有得失心，这样就容易来回动摇，非常容易怀疑自己，失败了就觉得走不下去，为了成功什么都可以做。

如果是前者，聚焦其实是“这件事”，那么最大的目标就是做这件事，也就像寿司之神把全部精力放在如何做好一碗米饭上，心态是平静的。有没有才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于是我就问我自己：你是真的爱文学吗？我心里的答案是：是的。那时候，心里的感觉就像是水落石出，黄沙散尽，就留下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原始感觉。

是的，我非常清楚我爱文学，爱写作。文学对我来说是什

么呢？不是孤独时的自言自语，也不是对爱情的抒情，而是打开的一片天地。

从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时常觉得，自己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几平米狭窄小房间里的普通姑娘，而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世界里，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未知的大陆，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星球。

我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就是一个永恒的行者，背包踏上远方的路。

文学就是我对人生的想象，是对人生边界的拓展。文学里有陌生国度的人生，有宇宙深处的奥秘，有历史中无法解决的永恒问题。这些都是思想上的远行。

因此，对我来说，写作是通向远方的路，也是通向内心深处的路。只有在文学营造的世界里，在我自我写作的过程中，我才能看到那么广阔的天地，也看清楚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。

那段时间，我慢慢发现了

什么是我心里最在意的事，就是长路漫漫的人生，不断远行。

我想起所有最感动我的文字，它们都是打开我的视线，在我心里构造了庞大的世界与人生。

我喜欢《风沙星辰》，一个人孤独飞行穿过沙漠，为了人类生存的尊严，思考情感的秘密。

我喜欢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跌宕起伏有过荣耀与困顿，最终一切都过去，在晚年的平静中找到更深层理解的音乐人生。

我喜欢《索拉里斯星》，在一个奇异的星球上，有奇异的大海，人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痛苦相连，在宇宙尽头看见自己的内心深处。

文学里最重要的力量，就是让一个人看见宽广的世界，与自己的内心联结。

我回想文学给自己带来的全部感动，都是打开自己的生命，让生命更广阔。

如果太在意一篇文章是不是能发表，是不是能出版，获得了多少点赞，其实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狭窄，聚焦在很窄的范畴。而文学带给自己的感动就消失殆尽了。

我于是安静下来了，也不在意自己是不是才华比别人差很多，或者文笔没有其他人好，即使这些都是真的我也不在意了。我知道我是那么那么喜欢文学，这就够了。

自从想清楚写作对自己的意

义，也就不在意失败了。我开始更多的只是聚焦于我看见什么，感觉到什么，想写什么，我和内心深处的自己重新建立了联结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戏剧性的是，我获得了国际性奖项和蜂拥而至的追捧。从前拒绝我的杂志说自己“看走眼了”，拒绝我的出版社也都来找我约书。

如果是在我渴望成功的那段时间，获得这个奖项，也许我会很在意，很兴奋，但现在，真的无所谓了。当你不在意失败，你也就不在意成功了。

获奖之后，没有趁热打铁，出很多书、搞签售、经营个人品牌。这些我真的没有太大兴趣。因为这些事，和我真正喜爱的写作与行走不符合。

这个世界上，成功经常比失败更容易摧毁一个人。我还是希望寂静的空间，读书，描述心中遥远的世界。

再过一两年，我的奖项会被人遗忘，我可能还是会回到无人问津的过气作者行列。但是那也没关系，那样的状态可能更有利于我的写作。

我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做了一个童行学院，给孩子做课程，给孩子讲讲文学。

曾经有人建议我讲写作，开作文班，我坚决反对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讲写作。我没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技巧教给他人，我能做的只是

展示广阔的文学世界。

文学曾经带给我的感动，我也想带给孩子们。我自己的写作很微小，但文学世界很壮阔。

我会给学龄前的孩子讲故事，讲文学赏析，给小学的孩子讲经典作品和文学史，我想让他们透过文学，看到更大的世界和人心深处。

从几千年前开始，原始人类就用语言和文字发展智慧，如果只有图像，没有语言文字，那么一切文明智慧都是无法建立的。

语言文字最不寻常的地方，就是能够描述思想与想象。思想让一个人理解自己与万事万物，想象让一个人拓展精神的世界。这就是文学的内核。

通达内心深处，扩大生命视野，这就是文学曾给我的感动，也是我坚持的理由。我想把这种感动也带给孩子。

如果你读过这个世界伟大的思想，你会谦卑；如果你自己踏上行走的路，你会骄傲。

我想让孩子知道什么呢？所谓知识，不过是理解自己和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文学并不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学问，而是一个人思考这个世界、描述这个世界、想象这个世界的根本通路。只有扩大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一个人才不容易被生活里的成败得失所击败。

每个人都只是背着包走过这个世界的行者，荣耀都是过眼云烟。❶